

作者：〔美〕哈罗德·金

译者：梁立

闭幕式上的炸弹



MONTREAL

〔英〕哈罗德·金著

梁 立 译

闭 幕 式 上 的

炸 弹

根据英国麦修恩出版公司 1980年版翻译

人 民 体 育 出 版 社

CLOSING CEREMONIES

Harold Kling

Magnum edition published

1980

by Methuen paperbacks Ltd

闭幕式上的炸弹

[美]哈罗德·金著 梁立译

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

河北第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32 字数235千

印张 11.75

1987年2月第一版 1987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5,000册

统一书号:7015·2334 定价:1.90元

责任编辑:殷之慧 技术设计:法笛

简 介

本书是一本以奥林匹克运动会为契机的反纳粹惊险小说。

德、日、意法西斯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作为战争元凶——德国法西斯，它的纳粹余党，并没有被彻底消灭。他们长期潜伏下来，在阴暗的角落里，制造事端，梦想恢复失去的天堂。本书作者，就是以这一国际现实反纳粹斗争为背景，用巧妙的构思和生动的描绘，写了这部情节曲折离奇、斗争惊险而复杂的小说。

故事发生在一九七六年七月。四个到巴拉圭去追踪前纳粹战犯的人，意外地在一个废井深处发现了纳粹余党秘密修建的地下“帝国陵墓”。在一场枪战之后，追踪者取走了安放在陵墓中的金质希特勒骨灰坛。纳粹余党为要夺回骨灰坛，用暗杀一个国家元首来进行威胁制造混乱。负责执行暗杀任务的“猛犬”，曾是一九三六年柏林奥运会的金牌获得者——

希特勒亲自塑造的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于是，国际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受到威胁、恫吓的美国、西德、意大利、梵蒂冈、加拿大、以色列的警方或情报部门均纷纷出动追寻这个叫做“猛犬”的纳粹分子。一些反纳粹的志愿人员和小组也投入了行动；南北美洲、欧洲、中近东都成了战场。一个要为哥哥报仇的青年，也投入了这场反纳粹的斗争，他与这头“猛犬”斗智、斗勇，进行了殊死的搏斗。

狡诈阴险的“猛犬”，在周密设计下，摆脱了一再的追踪。终于在奥运会宣布闭幕的一刹那，人们在聚集着七万观众的体育场上找到了他，撞掉了他正要举手投掷的“金质奖章”炸弹。世界又避免了一场灾祸。

“八月一日的开幕式正好遇上晴朗的蓝天。这天下午希特勒领着队伍沿着凯旋路来到体育场。他的汽车后面跟着长长的车队，缓慢地沿着十英里长的林荫大道前进，四万褐衫党党员和其他警卫对群众进行了警戒。等到车队到达体育场时，穿着极其简朴的制服的希特勒同两个奥林匹克官员一起迈步向前。他们大步穿过通道进入了世界上最大的体育场，受到三十名演奏人员组成的志愿铜管乐队的欢迎。”

约翰 · 托兰德

摘自《阿道夫·希特勒》一书

奥林匹克信条

在于获胜，而在于奋斗。重要的事不是战胜别人，而是尽力而为。——

「**奥**

林匹克运动会中最重要不在于胜利而在于参加，正如同生活中最重要的不

庄园就在前面大约五十米处。

“我们冲过去时，你在篱笆旁边等着别动。”艾贝这样告诉他。

艾伦腹部贴地卧在几棵带刺的巴拉圭灌木附近的泥洼地上，祈求上帝保佑他在黑暗中握在身旁的那支冲锋枪不要出问题。周围都是些夜晚鸣叫的虫声，几分钟前他曾感到有东西两次落到他那黑色贝雷帽的顶上。

他讨厌各种虫子，但是艾贝已告诉过他不要动。他很想突然地一挥手把虫子都赶走。但艾伦告诫自己，艾贝会知道他在干些什么的。打从他们在巴西边界巴拉圭河和阿帕河汇合处那艘肮脏拥挤的小船里爬出来时，他已经告诫过自己多次了。从他们由沼泽地走入丛林地，半走半爬地走了最后的几百米来到这块泥泞多虫的地点以来，他又提醒自己，艾贝会知道他在干些什么的。

此刻艾伦不明白是什么鬼使神差让他也来到这里的。艾贝是以此为职业的。另外两个人，希尔和麦克德米特都是些专家。但是他为什么要来呢？

“小伙子，得些实际经验”，艾贝说过，还咧着嘴笑。当时，在他那乔治城的公寓里喝着冰块叮咣响的烈性威士忌，听着立体录声机欢快地传来辛那特拉柔和的歌声时，艾贝挺认真地说过，“去赚五千美元确是个不坏的主意。这是份好差使。”

“我带三个人去。小伙子，这是好挣的钱，毫不费力。相信我，危险性很小。”艾贝说的每一桩事都是认真的。他相信艾贝。他总是相信艾贝的。诚实的艾贝。

那他现在干吗要来这里，躺在黑乎乎的巴拉圭泥潭里，挨成群虫子的叮咬呢？

要信赖自己的兄长。这是艾贝订的第一条法则。阿伯拉罕·米勒^①是个你应该言听计从的人。如果你是艾伦·米勒的话，你就得听他的。直到现在，这法则对他仍很适用。从他们埋葬了双亲以后一个星期，艾伦就上了这第一课。那是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艾伦十四岁，艾贝已是大人了。艾伦到弗吉尼亚州他哥哥这里住，上了私立的住宿学校。费用是艾贝付的，因为他父亲那份陆军牧师的遗产里除了一辆旅行汽车和五千元保险单外别无他物，还是靠这笔保险费才把双亲埋葬在俄亥俄州的朴资茅斯市的。六十年代上高中时他学会了艾贝的第二法则。艾伦并不清楚哥哥的职业。艾贝有时在附近待一阵，没有什么固定时间，然后又走开几个星期。当他询问时，他学到了这一条：不回答愚蠢的问题。所以艾伦也就不问了。他是懂得什么叫愚蠢的问题的。例如，为

① 艾贝是阿伯拉罕的昵称。

什么米勒哥儿俩不是犹太人却有个犹太名字？既然是个叫约瑟^①的卫理公会陆军牧师的儿子，却又是但以理的孙子和约书亚的曾孙。这就是个愚蠢问题。有谁问过艾贝·林肯^②是不是犹太人？

上完马里兰大学，在海岸警卫队干过一阵之后，一九七三年艾伦在国防部找了个文职工作。“计划分析评价科”是制定应急计划的另一种说法。这是场用彩色方块和计算机运算结果的猜测游戏。这里最通用的词是“假如”。——假如你相信那位未经大选产生的总统的话，那么水门事件就已成为过去。……

这是一九七六年，美国的二百周年大庆，同时也是个大选年。这一年，对国家机关职员来说，真是困难重重，对非行政机构人员，更是一场屠杀。国防部的另一场裁员正在进行中。“计划分析评价科”，就意味着失业。他们说等到十二月份的大选后会重新雇用他的。于是艾伦去找哥哥并参加了到南美的这个差使。他又学到了艾贝的第三法则：能得到什么就拿什么。

有样东西碰上了艾伦的耳朵。

他一直斜着眼睛盯住庄园，设法使自己集中注意力朝那透出百叶窗户的灯光看，看屋里有些什么而避免去想这外面在黑暗中四周飞绕着的小东西。

他想起了艾贝的话：“我发出趴下的信号时，就要平趴着不动，那怕是趴在深及膝盖的蛤蟆屎堆上。也要象块石头一

① 艾伦、阿伯拉罕、约瑟、但以理、约书亚都是基督教圣经里的人物。

② 艾贝·林肯即美国的第十六届总统阿伯拉罕·林肯。

样一动不动。”

艾伦是没有动，象块石头一样，不过心惊胆战，身上冒汗。有只小虫沿着贝雷帽褶皱爬进了他脖子后面的头发里，沿着他汗湿的衣领，小虫发粘的脚触到他粘乎乎的皮肤上。他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自己：小虫是不吃肉的。

“马上往前！”艾贝的声音划破了黑暗。

这突然而来的命令使他吃了一惊。身旁地上那个影子般的人形站了起来，艾伦猛然感到了新的恐怖：弯下腰跑。要靠近艾贝。双手紧握着枪。

从庄园后面某处传来羊群在栅栏里走动的声音。他们走得越近，臊臭味也更加浓烈。他们走得很快。希尔和麦克德米特已差不多越过篱笆。他们快得不可思议，而且无声无息。当艾伦还在翻越篱笆时，艾贝已经进了院子。

哨兵刚走到土坯院子的一个角落里去小便。这是个胡子拉碴的矮胖子，他的老式步枪斜靠在一把椅子上。他的褐色衬衫在微弱的光线下看上去很褴褛，但那皱巴巴臂章上的标志却是一清二楚的，是个画在白色圆圈里的卐字纳粹党徽。

艾贝的动作和猫一样。他象影子似地一闪就穿过了院子。哨兵的脸上因惊慌而发愣，直到艾贝用枪托敲他的脑袋打倒了他时，他那双手还在裤子里摸索。然后艾贝冲了进去，打响了冲锋枪。艾伦从他在篱笆旁的位置看得见屋瓦由于冲击力而猛烈跳动。

有好几分钟没有声响。然后有些说西班牙语的大嗓门告诉艾伦，里面只有些惊慌失措的人。麦克德米特走出来把院子里那个昏倒的哨兵拖了进去。

艾伦开始感到自己的可笑。那阵恐惧感已经消失了，现在他开始希望能够参与进去。但是艾贝吩咐过不叫他，就在

篱笆旁等着。艾伦只能等着。

一个瓜拉尼印第安人在这个德国人的山中住处叫醒了他，说是下面丛林地的庄园出了事。他们看见四个拿枪的人从河边过来走向那里。

这与这个德国人并不相干，只是最近那些山区土匪胆子更大了，常到印第安人聚居地去抢食物。这个瓜拉尼人感到害怕。于是那个“美景村的德国人”就穿上衣服，在腰带上插上把手枪，他告诉瓜拉尼人说他要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这个德国人清楚地知道，这所庄园绝不是什么牧场。因为牧民是不会去炫耀他们的臂章的，也不会去接待那些乘坐长身黑色默塞迪斯牌高级轿车的来客的。他还知道一些其他的事情，但直到现在，他并没有兴趣去进一步发现更多的秘密。

这个德国人过去看见过庇隆派游击队的行动。但这些人不太象是土匪，土匪不会从河边过来，他们显然是些目标明确的内行人。他知道早晚有一天这类事总会出现，而他已为此作好准备。德国人离开了他山上的住处，迅速而又悄然地穿过灌木丛地带。夜晚的潜行他很能适应。

一个巨大素稳的人形站在破碎的门框当中。“行了，小伙子，开始干活吧。”

约莫有一打人排立在墙根，手放在头上，满脸惊恐。麦克德米特和希尔站在一边把武器端在腰部。

“举起你的武器，”艾伦一踏进房间，艾贝就严厉地吩咐他。“就是要吓唬吓唬这些混蛋。”

屋里散发着汗酸臭和滞留的雪茄烟味。屋角的炉子上还

有什么东西在燃烧着。

“是哪一个？”艾伦小声地问。

艾贝严厉的目光扫过这些囚犯的脸，“我们要找出来，对吗，小弟弟？”

“得了，艾贝……别在这里。”哥哥当着别人的面关照我的安全够难为情的了，再把它说出来，更不怎么样了。

当艾贝去验看墙根的每个人时，艾伦从门边上一个绳结挂着的镜子碎片里第一次瞧见了己的模样。勇敢的脸上涂划上黑色的道道，黑贝雷帽下是白眼珠。泥污的粗布工作服和帆布森林用靴，加上一支短难看的冲锋枪。现在他真象是个道地的突击队员了。他直起身子，把枪举到同麦克德米特和希尔一样的高度，因为他已意识到自己是什么模样，而且是在理论上意识到。

“这一个。”

艾伦转过身来看见哥哥粗鲁地将一个穿着白色睡衣的衰弱老人从队伍里拉出来。

“就是这一个。”艾贝毫不怜悯地重复着。

这个人用并不畏惧的眼神打量艾伦的哥哥。“如果你们是伙土匪，你们就是犯了一个大错误。”

艾贝朝艾伦点点头：“他在说英语呢。”他又对那个穿睡衣的人说，“我们不是土匪。”这时他冷笑了一下，艾伦立刻明白，这个老头最好还是谨慎小心点。“我们是来找你的，埃里克·塞姆勒。”艾贝语句最后的声调毫无表情。

这人脸色苍白。他的视线触及艾伦，也迅速地扫到拿着冲锋枪的其他人，扫到他们漠然的脸上。“先生，我——我是曼纽埃尔·苏亚雷斯。”

“不。”艾贝冷冰冰地说：“你是埃里克·塞姆勒上校。你

得跟我们走一趟。有些人还没有忘记你。”

“苏亚雷斯！”他喊道，“我是苏亚雷斯！我是曼纽埃尔·苏亚雷斯！”

“错不了！”艾贝解开衬衫扣子，抽出一个小的牛皮纸夹，从里面拿出一张照片给这个人看。照片里的人当时要年轻些，穿着党卫队队长制服，趾高气扬地站在满载着一车眼镜架的车旁，车上足有几千副眼镜架。“这是曼纽埃尔·苏亚雷斯吗？”

豆粒大的汗珠从他的脸上冒出，睡衣贴在他汗湿的身上：“不是、不是……”

艾贝把纸夹递给艾伦：“念给他听。”

“你是埃里克·佛朗兹·塞姆勒，”艾伦照着一张纸念着，“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出生于奥地利的阿特门斯特。你是被告——”

“不——！”

艾伦停了下来，眨眨眼睛，看着艾贝。“念下去，”艾贝重复着说。

“你是被告，”艾伦继续念，“被控谋杀不少于四十万男女妇孺——”

“不，不——你是犹太人！你不能这样做！这里是巴拉圭，你不能……”

艾贝走向前，狠狠地打了他一记耳光。这个衰老的老头往后一晃，大吃一惊，但马上安静下来。他的眼睛开始发红，眼泪汪汪，恫吓的眼神已经消失了。

艾伦端详了他好一会，然后又低头往纸上看着说：“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你在布痕瓦尔德死亡营当副司令时，谋杀了不少于四十万人。”他抬起头来，“这些就是对你的控告。”

“不！求求你，不能……”

“是的，塞姆勒先生，我能。”艾贝又往前走。

“那是艾克①……和斯坦吉尔干的。不是我。我只是个小兵。那不是我！”塞姆勒往后退缩着，“你想把我怎么样？”

“你记得艾克曼②吧？”艾贝说着，边走边笑。

“不——”塞姆勒对走近他的人说，“不！”他试图开脱自己，“等一等——等一等！我们应该私底下谈谈。我——我有钱。”

“你会用不着钱的。”

“我有——”

“你什么也没有，”艾贝的声音很疲倦，“什么也没有。”

“你想要纳粹分子么？我能给你纳粹分子。”塞姆勒现在已不顾一切了。他又恢复了恫吓的眼神。他只剩下一一种可以讨价还价的商品了。

艾贝将身子坐在一张桌子边上，从纸包里摇出一支香烟，吩咐麦克说：“麦克，把其他人带到外面去。同他们打打交道。”麦克德米特和希尔把他们赶到了院子里。艾贝用手挡着打火机点燃了香烟。他“啪”地关上盖子，塞姆勒吓得跳了起来。

“他们总是打算做交易，”艾贝对艾伦说着，向那个穿着脏睡衣的小个子点了点头。

“是的，是的，”塞姆勒赶紧回答，“我们可以做个交易。我能够——”

“不感兴趣！”艾贝转过脸去问弟弟：“小伙子，谁顶得上个布痕瓦尔德的副司令？”

艾伦摇摇头。

① 西奥多·艾克是全部集中营的主管者。

② 卡尔·艾克曼是秘密警察犹太处处长。

“门格勒。”塞姆勒抢着回答。

艾贝摇摇头，瞅着小个子：“塞姆勒、塞姆勒，你把自己的价值估得过低了。”他从桌子上一纵跳了下来。“我们走吧。”艾贝把冲锋枪甩上肩膀走向门口。

“等一等！”塞姆勒在艾贝后面竭力大喊，跪了下来。“总有别的东西。我能给你别的东西！我能给你……我能给你马丁·鲍曼①。”

“鲍曼已经死了。”

“……呃……呃……”

艾贝回头看艾伦说：“叫他站起来，我们要走啦。”

塞姆勒忽然笑了起来，先是摇着头小声笑，接着歇斯底里地狂笑起来：“你们犹太人……你们还是这样蠢，真蠢！你们老远跑到这里来找个小小的塞姆勒，还不清楚自己会找到的是什么。你们真是一无所知，一无所见！”

艾伦生气地走到塞姆勒跟前，揪住他睡衣的前襟拖他起来。“走，我们找到了你。”艾伦现在也学着采取主动了，就象艾贝那样做。

“我算不上什么。”塞姆勒吐着带臭的气息说：“你们不知道我能给你们什么！”

“什么？”艾伦质问着。

“一些你们做梦也永远想不到的东西。”

“小伙子，鲍曼已经死了。”艾贝掐灭了香烟。“不要上当受骗了。”

“是啊，”塞姆勒很快接嘴说，“希姆莱也死了。还有海德

① 马丁·鲍曼是希特勒的秘书。

里希①……等等。犹太人的脑子真古怪。我认为很有趣。”他的态度愠怒起来。“我想，是一百万犹太人发臭的尸体把你们带来的吧？奥斯威辛集中营今天不是真的成为纪念馆了么？我们並沒有忘记那些遗留下来用以告诫或是鼓舞我们的事物。你以为只有你们犹太人才会为了自己保存下来这些东西吗？”

“你想推销些什么，塞姆勒？”艾伦说。

“我能给你们一些极其重要的东西——比活着的马丁·鲍曼还要了不起。你们也得给我些重要的东西。”塞姆勒又跪了下来。

“我们放过了你？”艾伦问道。

“小伙子，别理会他。我们还要走长路呢。”

“对你们来说，这买卖顶得上一千个塞姆勒，”这个往日的突击队长盯着艾伦说，“我只能死一次，而我一死一切都完了。”他用袖子抹着自己脸上的汗水接着说，“我能说到做到……我答应你们。”

艾伦什么也没说，只是望着这个穿白色睡衣的老头子。这个人在往日只要签上个名字就可以消灭千千万万的人。

“附近有个地方。”塞姆勒赶紧说，“是个神圣的地方，被称作帝国陵墓，鲍曼在那儿，还有希姆莱、海德里希和其他一些人。斯科尔兹内和戈培尔②也在里边。这是个很气派的地方，有许多——”

“戈培尔已经在地下避弹室里被烧掉了……人们在他尸

① 海因里希·希姆莱是纳粹全国警察总监、内政部长；莱因哈特·海德里希是保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处处长，秘密警察副首领。

② 奥托·斯科尔兹内是党卫队头头；保罗·戈培尔是纳粹德国宣传部长。